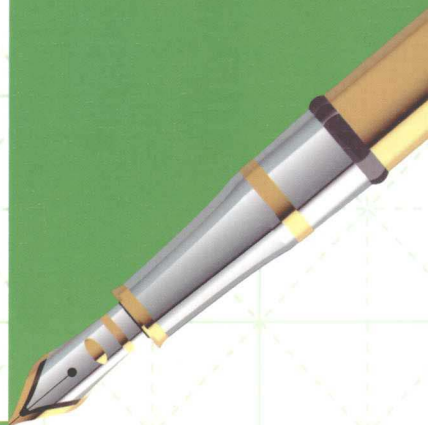


青少年实用写作丛书

杂文 与 写作

雨辰◎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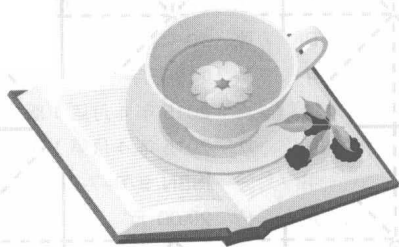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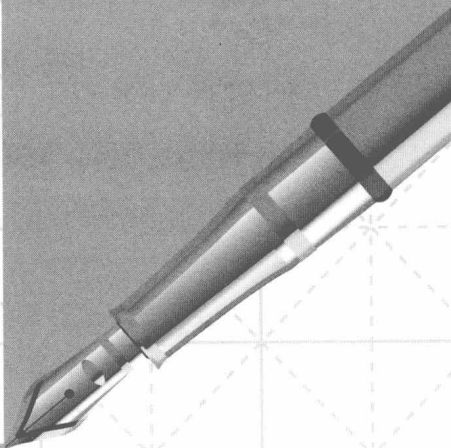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青少年实用写作丛书

杂文 与 写作

雨辰◎编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杂文与写作 / 雨辰编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2014.11
(青少年实用写作丛书)
ISBN 978-7-5469-6051-7

I. ①杂… II. ①雨… III. ①杂文 - 创作方法 - 青少
年读物 IV. ①I0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1269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栗 蕾
责任校对: 栗 蕾
封面设计: 党 红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于文胜
责任印制: 刘伟煜



丛 书 名 青少年实用写作丛书
书 名 杂文与写作
编 著 雨 辰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
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 / 16
印 张 10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6051-7
定 价 20.0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精品出版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第一章 杂文文体，生动敏锐	(1)
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政论	(2)
杂文文体性质杂的表现	(3)
杂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5)
杂文杂而短小精悍	(7)
杂文形象呈理文学味浓	(8)
杂文讽刺幽默辛辣庄谐	(11)
投枪匕首武器型的杂文	(12)
显微镜解剖刀型的杂文	(13)
锣鼓号角引导型的杂文	(14)
竹笛唢呐歌颂型的杂文	(15)
知识趣味至理型的杂文	(16)
第二章 杂文题材，体验触发	(19)
杂文题材的基本类型	(20)
杂文题材具备的素质	(23)
杂文题材关注时代生活	(25)
杂文题材感受深层思考	(27)
杂文题材号准好时机	(29)
选材大中取小的规律	(31)
抓住题材的流动超逸	(34)
分析题材的立体结构	(38)
运用辩证法分析题材	(43)
用聪明才智创新发现题材	(44)



发现题材中的新内容	(46)
第三章 杂文论辩，战斗艺术	(49)
杂文机智的战斗艺术	(50)
集中一点，找准靶子	(51)
揭示背景，树好靶子	(55)
选准突破口，展开论辩	(57)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62)
以退为进，诱敌深入	(63)
归谬引申，后发制人	(64)
将计就计，请君入瓮	(66)
浑含两可，自悟曲直	(67)
强弩连发，置敌重围	(68)
以眼还眼，单刀直入	(69)
言此意彼，声东击西	(70)
第四章 杂文理境，形象呈现	(73)
形象呈现理境的形态	(74)
形象呈现的艺术作用	(78)
杂文用形象说话的特征	(80)
杂文形象的选取来源	(82)
杂文形象呈理的方法	(86)
运用形象呈现理境的要求	(89)
杂文体现的哲理思维	(91)
第五章 杂文建构，逻辑组合	(93)
冰糖葫芦式的逻辑组合	(94)
风叶插轴式的逻辑组合	(95)
屏风向心式的逻辑组合	(96)
反贴门神式的逻辑组合	(97)
引申扩展式的逻辑组合	(98)
整体布局主旨内义脉注	(98)
段落层次承接前瞻后顾	(100)
层次内部精巧用材料	(103)





为布局立中轴经纬全篇	(105)
制造结构的波澜和峰峦	(107)
第六章 杂文幽默，讽刺艺术	(113)
杂文幽默与讽刺的艺术	(114)
辛辣讽刺的主要形式	(116)
杂文幽默的艺术表现	(118)
杂文幽默的艺术作用	(121)
运用立此存照法与夸张法	(123)
运用反语法和剖析法	(126)
运用影射法和摹状法	(127)
运用诨号法和强调法	(129)
运用借讽法和双关法	(131)
第七章 杂文用典，典雅艺术	(133)
杂文用典的重要作用	(134)
用典有灵活多样的方法	(139)
做到典故与题旨“合机”	(144)
对典故作适当分析和引申	(148)
杂文用典的原则和要求	(150)

第一章 杂文文体，生动敏锐





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政论

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政论，它介于文学与政论之间的一种边缘文体。其本质是说理，表现道理是用形象。从文体形式来说，可归于政论，但更多的是归于文学。无论归于哪一个门类，它都是一种轻武器，敏锐、便捷、灵活。

杂文古已有之。其名称最早见于《文心雕龙》，其间的《杂文》篇谈了三类文章：其一，“发愤以表志”；其二，“戒膏粱之子”；其三，“辞虽小而明润”。从这里，我们看到，《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杂文是一个包含多种文体的概念，是一种广义的杂文。“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这是鲁迅对广义的杂文所作的解释。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理解杂文，杂文是一个大家族。它包括随感、随想、杂谈、小品、游记、演说这样一些具体的作品。这些绝大多数是以议论为主的说理性很强的文体。

今天，杂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概念的含义就没有那么宽泛。秦牧同志说：“文学性的作品，不属于诗歌，戏剧、小说、长篇报告、寓言之类而又篇幅短小的，我们统称为散文。这散文的范围广阔极了。照我看来，游记、速写、随笔、杂感，统统都是散文。杂文是散文的一支，它是比较偏重于说理的。”（《杂文小识》）秦牧所确立的杂文，是一种狭义的杂文。这种杂文“以激烈的战斗态度批判社会现实”，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语）。这种杂文采用特殊的手法叙事描物，说理论道，写得“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鲁迅语）。在谈到杂文创作时，一般指的是这种狭义的杂文。这在今天，人们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杂文文体性质杂的表现

1. 性质杂。

所谓性质杂，是指杂文兼有论说文、新闻、文学的特性。杂文是说理，是对生活的现实作直接的评论，属于议论文。在章法上，有的杂文具有议论文的三个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用以展开评论的内容。尽管如此，它又有文学性。文学性是指运用形象端出论点，运用形象作为论据，运用形象进行论证，一言以蔽之，是用形象进行说理，理渗透于形象之中。有的杂文整体内容是描述一个形象，讲一个故事，但骨子里却是评人生评时政。在评人生评时政时，是针对最直接的现实，快速出笔，这是新闻性的表现。

2. 取材杂。

杂文的题材领域十分广阔。凡是有意义的题材，无论大小，其他文学体裁不能表现的，都可以进入杂文的艺术世界。“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花花世界，人事纷纷，兼容并蓄，无所不包”。面对万象纷呈的社会生活，只要作者眼有所见，情有所动，心有所感，可以上天入地，与星月絮语，和嫦娥起舞，站在历史的隧洞前与古人对话，立于时代的潮头同时代风云相拥抱。只要作者心有灵犀，心有所好，就可以广泛地谈论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经济学、伦理学、军事学，以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等学科中的命题。总之，杂文的题材应有尽有，取材的确是杂。

取材杂，还指构置一篇作品的内容时，不是完整地写人叙事，而是围绕着议论的中心论题多方取材，摄取古今中外的种种材料，用散玉碎珠表现主旨。如邓拓的《围田的教训》，由围田入笔，摆明观点：围田劳民伤财，百害而无一利。然后展开思维，将思维的触须伸触到历史的深处，广征博引。有对围田的解释。徐光君的《农政全书》介绍“筑土作围以绕田也”，与围田相似的圩田“谓垒为圩岸，捍护外水”。有古人对围田和圩田的利弊的争论。少数地主官僚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搞围田是为了把河



川湖泊变为自己的园田，可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一旦洪水暴发，被缩小了的湖泊河川易洪水泛滥。有充分的史料对围田的弊端作的证明。《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上关于农田部分的记载，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谏议大夫史才的奏疏；户部尚书袁说友在庆元二年（1196年）的一篇奏疏中有对如何围田的具体指导：“如果有的地方由于特殊需要，打算筑起围田，那倒不如采用浮筏式的水上围田，即所谓架田，葑田等，完全不与水争地，却同样可以扩大耕地面积。”有对现实论调的批判：“有人说，搞围田的地方总是因为耕地不足，不得不搞，……我们如能批判地接受这个经验，难道不好吗？”作者说那是不对的。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在人多地少的南方水乡与水争地那是不得已，现在我们是通盘筹划，何必去争呢？此文行文，古今上下，洋洋洒洒，所运用的材料的确很杂，作者驾着思维的翅膀，纵横驰骋，征引丰富，在表面上看内容庞杂，但并非漫无边际，而是一切围绕着题旨，使题旨得到丰富的表现。

3. 形式杂。

杂文轻盈灵动，在接受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上，在摘取各种不同文章写作的方法上，极为宽容。它可以自由地吸收它们的特点，将之融化在自己独有的个性中，对题材内容作出巧妙的艺术传达。当年，鲁迅和瞿秋白对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的不抵抗主义进行深刻讽刺，运用短剧的形式，写下了杂文名篇《“平津会”杂剧》，至今传为美谈。鲁迅用散文的笔法写出了《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女吊》等十分优美、富于抒情的篇章；用小说的构思写出了《阿金》这样的更富于小说味道的篇什。瞿秋白用抒情诗的形式，写出了《一种云》《暴风雨之前》这种诗意浓浓的作品。在当代，何迟同志用祭文的形式，写下了《祭“四人帮”文》，对“四人帮”的灭亡进行了嘲讽，对其罪行进行了声讨。李建强有感于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学”所造成的时弊，用启事的方式，写出了《“关系学”学院招收博士研究生》，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用开玩笑的手法作针砭，显得趣味盎然。……总之，文学艺术中的各种形式，文章写作中的各种手法，不管是长刀短斧，还是快箭疾弹，锣鼓小号，都可运用。

4. 表现手法杂。

表现手法是指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等表达方式，这些是使

杂文的内容从无形走向有形的具体手段。对内容进行具体表达时，有的要用叙述，有的要用描写。作者在叙述之余，觉得言不尽意，得加以引申，或抒发一下强烈的感情，或用精湛的议论之笔，阐释出深刻的哲理。总而言之，杂文的表现手法十分杂。这种杂，就使杂文的运笔十分灵活，在一篇作品中，“可以欢呼、歌颂、呐喊、抨击，可以漫谈、絮语、浅唱、低吟，也可以嬉笑怒骂，妙语解颐”（柯灵《散文——文学的轻骑兵》）。作者根据题材的特征与内容的含量，自己对其题材的认识与见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就当行，止就当止。各种表现手法交相使用、融为一炉。如谢云的杂文《海内何妨存异己》，此文以邵燕祥同志1986年在美国与台湾同道王拓先生相遇，所赠七律一首中的一联：“海内何妨存异己，人间难得是知音”为由头，展开全篇的内容。首先解说“海内何妨存异己”这一词句的来历，及“异”这个中性字与其他字结合为词后所包含的褒贬意思。然后叙说了事实：蒋介石由于不能存异己，在抗战时，演出“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悲剧，抗战胜利后，被迫局处台湾一隅，并造成十亿同胞不团圆之局面；在此基础上进行说理：“海内何妨存异己”有更深的意义，它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的认识的复杂性。它表示了对这种多样性、复杂性的现实态度和宽广襟怀，它包含了一种探索和追求真理的无私精神。这篇杂文的构思，由诗人的富于哲理的词句引发，心有所得，思有至理，于是“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柳宗元）。全文文笔灵活，内容多变，流光溢彩。



杂文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杂文与时代、政治生活和平民百姓的利益、希望、呼唤、吁请、疾苦离得最近，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文学作品和议论文中，没有哪一种能像它那样直接敏捷快速地反映现实生活，没有哪一种能像它那样对生活现象作出最及时、最明确的判断。它时刻站在时代的前哨阵地上关注社会的发展，对时局的变化及时作出评论；它常年坚守在生活的瞭望台上，敏感的神经只要触及有意义的人、事、物，有意义的情感，有意义



的矛盾冲突，就迅速地作出反应，或是剖析，或是揭露，或是赞颂，或是抨击。概括言之，杂文具有新闻那样的现实性，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鲁迅在1933年为《且介亭杂文》所作的序言中曾经说过：“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先生正是看中了杂文贴近现实，来得快，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这一特征，才舍去轻车熟路的小说创作，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的，使他的文学创作之笔成为投向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投枪”。如日本军阀策动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两次集会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击。可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出兵，反而在1931年12月20日的《申报》上向全国发了一个通电，要各地方军政当局对学生运动予以镇压，并诬说学运会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鲁迅看到这一通电，仅隔了五天，就发表了《“友邦惊诧”论》，对国民党仰人鼻息，投降卖国的罪行进行了及时揭露，对帝国主义瓜分我国河山的阴谋及时予以了戳穿。

敏锐迅速，不仅仅是指在时间上快，更主要的是指其紧跟形势，符合“最直接的当前现实”的需要。鲁迅所写的杂文，篇篇都是如此。又如，在1978年，我国人民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四化建设的到来。这时，宋振庭同志抓住时机，紧跟形势，写作了《马尾巴·蜘蛛·眼泪及其他》，此作用入木三分的笔锋，对“四人帮”所鼓吹的“读书无用论”作了鞭挞，解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切肤之恨，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学习科学文化的积极性。再如，1982年，林放看到一个报道：一个直接参与迫害彭德怀同志的“头头”刘汉如，在干了这些罪恶勾当之后，居然还能一帆风顺，混进党内，并被选拔到一个工厂的科研所当所长。最近被查了出来。便马上拿起笔，写了《江东子弟今犹在》，对刘汉如这类人的心态作了准确传神的勾画，对出现这类事的原因作了分析，提醒各级党组织：“如果我们糊里糊涂地把一批江东子弟提拔为接班人，那么十年之后不就是一个卷土重来的局面吗？”这篇杂文在全国抓清理整顿，各级正在组建新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发表，非常及时，起到了很好的警世作用。



杂文杂而短小精悍

杂文用文学方法说理，但它写入叙事，不像叙事文学那样完整，只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要这一点曲尽其意就可以了。这样，杂文为了充分说理，在一篇具体的作品中就可以选用多种多样的材料，于是就形成了杂文内容的杂。

可以说，在文学作品的品类中，再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杂文那样，在构置内容的时候进行自由选材，行文运思，章法自如，不囿于格套，能放能收。只要作者理性思维的触须与生活的浪花触及之后，心有所得，就能引来一个相对应或相契合的形象片断。一篇作品，在整体构思中就这样“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但这种运思，不是天马行空，信笔所至，不是杂三五四，七拼八凑，杂乱无章，而是文思、脉络、运筹、章序、腾挪有致，舒放、洒脱、杂而不越，缜密严谨。

如鲁迅的《捣鬼心传》，为了把“捣鬼精义”揭露深刻，其思维在古今的社会生活中伸展，从容漫笔，所写有“古树发光”的无稽之谈，“怪胎畸形”的奇闻，清代画《鬼趣图》，晋代的“中山厉鬼”，唐朝的《讨武望檄》等。表面上好像扯得很杂，包罗万象，但由于材料之间有严密的逻辑线联系着，全文的结构十分谨严。

又如曹慧明的《论拈阄儿》，是一篇内容非常广博，使用的材料十分复杂的杂文。开篇先谈历史上用拈阄的方法逼人登皇位的事，把读者吸引住；接着写《水浒》中的宋江、卢俊义拈阄分工破城，来解决领导权的重大问题；然后又写到了外国，说在古希腊，有一个法官用拈阄作掩护杀罪犯，罪犯却借此方法进行智斗，死里逃生。继而广泛概括旧社会拈阄的一些事：“大户人，兄弟分家拈阄，保甲长、浮浪子弟赌赛拈阄。甚至值更守夜，聚酒作诗都拈阄。七拈八拈，拈出了旧社会的众生相。”那么，当代呢？拈阄之风也盛行。像分房子，杀猪分肉，派人植树，都靠拈阄来处理。从文面看，本文确实写得很杂，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挥笔洒墨，所写有人、有物、有现象、有情景、有古、有今，如万斛泉源，



不择而出，由于有“对不良社会风气作嘲讽”这一主旨作贯穿，取材虽杂，但不杂乱；文笔疏放，但不散漫，纵横捭阖，杂不离宗，结构严谨。

杂文在选材上虽文笔纵横，不拘一格，随意而谈，但在结构上短小精悍。

精，是选用的各种材料精短，能准确地表现主旨。

悍，是所表现的题材经过千锤百炼，至精至熟，内容锋利，说理泼辣。

短，是指篇幅短小，语言简洁，一般在千字左右。

小，是指结构的形体不大，层次较少。行文不可铺排，不用大肆渲染，叙事不旁枝斜出，说理简洁明快。

短小精悍是一个系统，互为关联。因为取材精，内容悍，才使结构的规模不大，形成短小的体式。反过来，正是篇幅短小，才能盛装精短的题材，使内容精悍，言简意深。正是因为短而精，才使杂文写起来快，对现实的反映才敏捷。而对生活，作者只要有所感触、摄取题材后，在瞬间就可以构思成文。对读者来说，一瞥之间就可得到美的陶冶，获得教益。



杂文形象呈理文学味浓

既然杂文是政论与文学杂交而产生的一种边缘文体，它的任务是对社会生活作评判，内容是说理。但说理不是理性图解，不是给生活贴上观念的标签。它所表达的思想观点，阐述的生活主张，打上了华美的艺术光圈，是运用具体的形象说理。这是区别于一般新闻评论、政论的鲜明标志。

一般新闻评论、政论，是用科学的逻辑思维，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这样一种严格的科学结构模式进行说理。杂文尽管也以说理为专职，却是把逻辑思维隐入背后，或半露脸面，抓住特定的形象，描之绘之，把作者所孕育的道理表现出来。这样道理就讲得清楚、明白，具体、生动，既给人以理性的启发，又给人以文学艺术美的享受。如鲁迅先生的《习惯与改革》，这篇杂文所讲的道理大而抽象，如果用政论展开，会做出一篇大文





章，所讲的道理也会严肃有余。而此文用形象作表现，使所说的道理显得轻松，便捷，有趣，我们看看其间的一段文字：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去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改革是会遇到阻力的。这里用“禁用阴历”的具体事例进行表现，通过形象勾勒，使文章避免了空洞说理，使议论形象，可感可触。作品的说理可让读者得到具体把握。对于杂文的形象说理，秦牧同志特别强调，在《杂文小识》一文中说：“杂文如果没有这些形象，那就是阉割了它的文学性，只变成了报刊的‘短评’之类，不再成其为杂文了。”这话是切中肯綮的。

当然，决定杂文的文学性，形象是重要因素。构成文学的因素，另外还有感情。杂文选择题材，是在作者感情的触发下进行的。作者在瞬间产生的感情，或喜，或悲，或怒，或乐，在构思中会诉之于笔端，或直抒胸怀，或沉淀于形象的深处，附丽于生活的画面之上，给读者以艺术的感染力。闻一多在听了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后，怒火中烧，即席演讲了一篇（最后一讲的讲演），激情慷慨，热烈地赞颂英雄，勇敢地痛击敌人，行文处处是浩然正气，激荡人心。

夏衍强调爱憎分明是杂文写作的必备条件。指出爱憎的内容：“就是‘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和强烈的对于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的憎恨，以及从这种强烈的爱和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不能已于言’的真情实感。”（《夏衍杂文随笔集·谈小品文》）真情实感是架设作者心灵与生活的艺术彩虹，是杂文选择题材的激素，是推动艺术构思创作形象运动的原动力，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

杂文正是因为有了形象和感情两个因素，具有浓郁的文学味道，才不与新闻评论，政论为伍，而“侵入文学的楼台”，成为文学品类。

此外，杂文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其构思符合文学创作构思的一般规律。文学创作的构思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活动，一个作者有了丰富的生活积



累，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愿望，但在构思以前，一切素材还是原始的，素材之间还不能形成一种艺术联系。此时，只有素材量的汇集，还没有出现作品内容的质的变化与升华。文学创作的构思还不能腾飞。构思的展开，需要一个特定的刺激。为什么？因为这个刺激是生活素材向艺术作品转化的临界点。有了它，创作的素材可以发生质变，朦胧的题材可以变得清晰。作品的构思需要一个刺激，这是文学创作构思的一条重要规律。朱自清由父亲信中的一句话受到刺激，升华了生活的感受，创作了散文名篇《背影》，叶辛听到一个平常的爱情故事受到刺激，使平素积累的知青生活的素材产生了质变，创作了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同小说、散文的创作一样，杂文的作者在生活中观察、体验、思考，捕捉到某一题材，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愿望，这时亦不能为文，还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需要寻找质变的临界点，让构思实行飞跃。没有这个飞跃，质变就不能到来，作品就不能进入构思。以后，作者被某一生活所刺激，一下就到达了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构思在瞬间引爆，可挥笔成文。如冯英子回忆自己从30年代起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和心理感受，不禁感慨系之：奴隶社会虽已灭亡，但奴性还附在社会主义的肌体上，我们必须除掉奴性。由此，想写一篇杂文。如何下笔？从哪里写起？题旨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始终不得要领。后来，由新国歌的第一句歌词所触发，找到了构思的临界点，使经过了心灵体验的素材得到升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由此，创作了杂文名篇《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又如小说作家章明回忆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只提口号，不讲经济效益，不重视生产的种种情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痛切地认识到那种“先提口号”的做法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但这还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以后，由侯宝林的相声段子《卖布头》中卖布人在街头赔本赚吆喝所刺激，升华了认识：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一个有才华的语言艺术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变成了一个最蹩脚的买卖人，指出只顾提口号，不按经济规律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落后，从而写出了杂文《论“赔本赚吆喝”》。



杂文讽刺幽默辛辣庄谐

杂文之所以是杂文，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讽刺幽默，辛辣庄谐。

杂文说理，不是板着面孔，杂文的战斗性，不是怒目金刚，而是寓理于趣，寓教于乐，在闲谈漫聊中讲述作者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在漫不经心中，阐明深刻的社会内涵；在谈笑风生中闪射出对敌的匕首的寒光，具有独特的韵味。

创造这种独特韵味的方法是讽刺与幽默。

幽默的特质是抓住生活中滑稽可笑的事实，运用曲解、潜台词、弦外音、双关等方式表达出来，引人发笑，带来愉快和深思。

如，“现在，他大概已过五十了吧？然而，‘白发’已‘偶有’，‘中年’也只‘微近’，足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搔首弄姿，意在‘卖俏’”。这是唐弢在《小卒过河》中对胡适的挖苦，其巧妙的比喻，表面上勾画的是胡适博士甘当国民党的“小卒”，急着过河，弄姿卖骚的情态，戳破的是其卑微丑恶的灵魂，使这段文字趣味盎然。

又如谢云的《妙策》中的“办事条例”，是对现实生活中盛行的送礼之风痛下针砭。行贿受贿本是可恶的行为，这个“办事条例”却以道貌岸然的面容出现，使可恶的行为更加可恶，更具鞭挞的力度。

讽刺。同幽默一样，讽刺表达的效果是令人发笑。如果幽默是用轻松的笔致，在诙谐的氛围中呈现事境理境，讽刺的力量就强一些。讽刺一般是在碰到某个事物产生痛恨之情，要进行谴责、抨击时运用。常用的方法是纪实、夸张、反语、归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等等。如：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